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

沈劍虹回憶錄

251

38

半生憂患

半生憂患——沈劍虹回憶錄

78.09.0964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初版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新價：新臺幣200元

著者 沈劍虹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7627429 · 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行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074-7

· 78052 ·

半個多世紀的交往

高克毅

——代序

一九七八年底，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下旗歸國。隨後他從外交部退休，用了不到一年的工夫，寫出《使美八年紀要》一書的初稿。書成，中文版於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由聯經公司出版，翌年英文版 *The U.S. & Free China: How the U.S. Sold Out Its Ally* 在華盛頓問世。在這以前，沈大使在任期中週遊美國各地所發表的重要演講，也彙集成冊，分兩卷出版。做為國家危難關頭的外交使節，他已將這一段歷史過程，對祖國公眾、對駐在國人士，作了一個交代。

《使美八年紀要》是在慷慨激昂的心情下一氣呵成的。近幾年來，劍虹兄又在《聯合月刊》《中外雜誌》《傳記文學》等刊物上，陸續發表了許多篇回憶性的文章。這些都是

比較安詳、懷舊的隨筆。作者追溯早年就學、記者生涯、抗戰期間參加國際宣傳工作，尤其是政府遷台以來歷任要職、對人對事的觀感。現在出單行本，題曰《半生憂患》，與以前原稿英文的回憶錄放在一起，更使讀者認識到沈劍虹的經歷學識和為人處世的態度。正如他在《使美八年紀要》前言裡所說，他之所以寫回憶錄，是因為他沒有一般中國人傳統的顧慮，而由於在美國多年求學和工作的訓練，盡力為「探求真理」而寫。

本書有一篇談到中國先後駐美的十任大使。據我所知，他們之中好幾位外交前輩，多多少少都留下了自己生平事蹟的紀錄，包括自述、回憶錄、日記和書信、捐贈母校的文獻，或口述歷史等類資料。這些資料可以表現一個現代國家政治開明、大公無私的精神，同時也是傳播界和學術界對一般讀者以及研究國際關係的學人，所作的貢獻。在這方面，由於劍虹兄出身新聞記者，駐美任期比較長，又適逢百年來兩國邦交如此重大的變動，他所提供的見證，加以當機立斷的評論，自有其突出的價值。

今年（一九八八）夏，劍虹、惟儀伉儷來美探親，華府的老友又有一次歡聚。我問起劍虹兄，他近年來所寫的文章，為何不彙齊出書。他回台北後不久就有信來，果然說到做到，並且責成我也湊幾行放在卷首。我雖說是「義不容辭」——回顧起來，我們兩人自燕京同學算起，相交已整整五十六年——可是在漫長的歲月中，我們究竟分別的時間多，聚

首的時間少。

英文有一句很普通但非常生動的話，朋友分手時說：Let's hope our paths will cross again someday（希望將來有一天彼此所走的路再能交叉）。要是這樣說，劍虹兄和我自從一九三一年在燕大結識以來，前後半個世紀有餘，雖然每每走到一個十字街頭，不由自主地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但彼此在人生的路途上，卻不只一次來回交叉，不只一次聚而又散，散而又聚。我們同學、同事，同在金山躬逢聯合國創始之盛，同處華盛頓多年而地位迥異，先後在不同的景況下都有過「香港經驗」，近年來又不斷在台北或華府把晤。在我們這樣動亂的時代，這也可算難得的了。

其實遠在北平以前，我們已在上海滬江大學同時就讀過。劍虹比我高一班；我在該校做「新鮮人」的那年，他已唸大二，準備轉學燕京主修新聞學（見本書〈念滬江〉篇）。那時他未必注意到低班生，但我對這位學長卻有清晰的印象：口齒靈敏、舉止滿有派頭，身穿長袍（不像許多教會學堂學生早就西裝革履），可是英文在校中出名的「呱呱叫」。隨後，不知是否受了他的啟示和影響，我自己也跟著轉學燕大新聞學系。剛好碰上「九一八」瀋陽事變，劍虹在「七七」雜憶篇中，提到進城「接洽英文月刊事」。那就是系

裡的實習刊物之一，由他主編，名稱是 *New China: A Journal of Opinion* 《新中國評論月刊》，格式介乎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和林語堂、桂中樞等人編的《中國評論週刊》之間。每期有社論、有專欄、還刊登幾篇特寫文字。在日軍侵略東三省之下，全校師生充滿抗日救國情緒。《新中國》創刊號社論，題曰：Provocation（挑釁）；這個對我嶄新的英文單字，深印在腦板上，至今記憶猶新。那一期我也湊數，被指派編寫一篇關於賑濟長江一帶水災、饑荒的綜合報導。那是我生平用英文見報的破題兒第一遭。

劍虹大四那年，我們住男生宿舍「三樓」。他的同屋是一位北方人李亦，我的同屋是新聞學系級友趙敏求——我中學時代南京金大附中的老同學，也是日後國際宣傳處的同事。不知何故，沈李要拆夥，李君建議跟我對調房間，敏求和我都無所謂；於是在畢業班的最後一學期，劍虹和我變為十足的「同窗」，兩人的書案朝夕相對。那時我已發現他對國際局勢興趣極濃，不是在貝公樓新聞學系課室裡飛快地打字，就是忙著上徐淑希教授的課，或是去清華訪問蔣廷黻教授，研究東北問題和國際聯盟。他的學養無形中為他未來的事業鋪路。我呢，副修的科目以英文方面居多。偶爾劍虹翻閱我的作業，對我投以嘉許而略帶驚異的目光，不懂為何這小子寫作會有一些文藝氣息。

本書著者提到出使澳洲，曾訪問全澳六洲的首府；代表國際宣傳處和出任大使，先後

兩度駐節美國，也遍遊三十六州視察或講演。這種「行萬里路」的氣概，在他青年時代也可見端倪。每逢假期，他就拋開書本，參加團體，旅遊華北各地。畢了業劍虹計畫去登泰山，然後經濟南、青島，兼程返回上海。那年先父任職膠濟鐵路，家住青島，我因留在燕大讀暑期學校，事先寫信請家裡招待這位同屋子的高材生。後來父親對我說，「你這位沈同學精明幹練，前途不可限量！」

我們兩人下一站的交叉點是「米蘇里新聞學院」。（本書按照常例作「密蘇里」，我們的老校友馬星野先生則喜用「美蘇里」，甚矣，翻譯之不易！但美國人讀起這源出於印第安語的地名，發音也沒有一定，可見不必強同。）密大跟燕大新聞系早有交換學生的辦法。到了三〇年代經費支絀，我畢業後一鼓作氣自費留美，算是「榮譽交換生」。那時劍虹已在上海英文大陸報工作，我放洋之前，由他引見該報董事兼總主筆、我們久已景仰的前輩董顯光先生，同時也初遇年少英俊的學習記者吳嘉棠（見〈悼吳嘉棠——一位傑出的報人〉）。當天劍虹兄請我到愛多亞路報館附近一家名叫Dinty Moore的西餐館午餐。一九三四年夏我離開密大，不旋踵劍虹、嘉棠、和燕大夏威夷同學宋德和，以「三劍客」的姿態聯袂來到密蘇里。我跟他們失之交臂，至今提起，劍虹還喜歡開玩笑說，他在密大反而比我低一班！

以上追敘一些陳年瑣事，主要因為燕京同學短暫的一年，是我與劍虹交往最密的一個開端。我很欣賞他書中引用的「人生七十不稀奇」那句妙語（通常聽到「人生七十才開始」，總覺得太過分一點）。跟踪這位學長，我今年也屆「七七」之年。大家知道，人到了這個階段，五分鐘之前剛發生的事可以忘得一乾二淨，三五十年的舊事卻記得清清楚楚。我不僅是炫耀我跟沈大使的「關係」，更要表出的是劍虹兄的友情和念舊。他在這些隨筆式的回憶篇章裡，對我們彼此共識的老同學、老同事，一一都有密切和親切的記載。

我了解有些人對他的最初印象不一定好。在學校時就有不太相知的同學，背後批評他「洋味兒太重」，或說他待人接物太過突兀，缺乏中國人的謙恭禮讓。其實劍虹並不諱言英文報業是他一生的職志。但他天性爽直，說話做事講究效率，頗有西洋人 *businesslike*（公事公辦）和 *no-nonsense*（說話切實、不轉彎抹角）的性格，有時在無意中得罪了人，當然更無惡意。我在紐約國際宣傳處海外總社編《戰時中國》的時候，他奉調主持美西辦事處，看見我們取材和文字有什麼不妥，就會從金山來信毫不客氣地指責。可是，勝利後雜誌準備停辦，他又向總社懇切陳詞，主張維持這份他很推重的刊物。不久以前，我們的好友，也是劍虹重慶和南京時代的同事，萬君和兄告訴我一個細微而有趣的觀察。他說，劍虹坐在辦公桌上披閱文牘，有客來見，他習慣把老花眼鏡褪到鼻尖，兩眼從鏡框上邊凝神注視，

不知道的人往往有「嚴肅」、「倨傲」的錯覺，甚至以為他「白眼相向」！看本書所記，他自己對上司以至層峰，有話都敢直言，而且勇於任事，不是唯唯諾諾之徒。

至於「崇洋」，惟其深知西方生活、文化，才能取別人之長而避其短。這是他難能可貴的地方，也是我畢生努力而不易達到的目標。說來有趣，《傳記文學》先後發表的這些文章，我拜讀之餘，才恍然這是生平第一次看到劍虹兄的中文。跟他寫英文一樣，本書的文筆直截了當，就事論事，讀來言之有物；也像他的為人，沒有繁文縟節。

我所知道的沈劍虹，很早就有他人情味的一面，也有他的風趣。且講我們燕大同學最後的一幕。他離開校園的前幾天，對那裡如畫的美景和自己蓬勃的大學生涯，未免依依不捨。他跟我商量，在未名湖上的「島亭」舉行一個惜別茶會。於是我就權充他的交際科長，相幫擬訂請客的名單，包括好多位平日廝熟的男女同學。此情此景，恍如昨日。直到現在談起來，他還會想到當年在座我們大家仰慕的一兩位才貌出眾的女士。她們不幸歷盡滄桑，做了「文革」的犧牲品了……

劍虹兄在他下半生事業中接觸過的國內外政要，自元首以至同僚和下屬，何祇千百。本書裡也多多少少留下第一手的印象或評議。著者月旦人物，著墨不多，句句中肯，而筆

鋒常帶含蓄。

他有兩篇文章寫我們的老校長，美國政府派駐中華民國、在大陸上的末一任大使、司徒雷登博士：一篇詳敘燕京大學的歷史淵源和司徒「校務長」的身世與成就——一直到七十高齡才改行外交，肩擔調停國共和談「這根本上不可能達成的任務」。一篇是《司徒雷登日記》的讀後記，對一九四九年司徒大使滯留南京那段關鍵性的一頁中美外交史，有精闢、公允的分析，對這位老教育家一生的清譽「因一任大使判斷錯誤而遭汙點」，表示不勝嘆惜。老先生在日本侵華初期為北洋政客奔走「和平」；太平洋戰時被敵人軟禁，勝利後恢復自由；最後在南京被中共屈辱，鎩羽歸來；其間曾經三度返美，我都有機會趨訪，略知他先後不同的感受。晚年他退休華府，纏綿病榻十多年之久，在回憶錄中終於認清共黨面目，我對他的感覺，也可謂哀而不怨。

抗戰時期，劍虹兄在重慶跟各色各樣的外國記者打交道。〈白修德其人其事〉，他敘述較詳。這位後來鼎鼎大名、以史家自許的新聞作家，我在美國這一頭也有相當認識。如果不讀劍虹兄的追記，很少人知道他初出茅廬時還是靠董先生和國際宣傳處一臂之力的。無可厚非，此人才氣橫溢，有他採訪和寫作獨到之處。但他在重慶時的囂張，以及違背記者天職、直接參與的行為，著者也只就事實心平氣和地反映出來。“Teddy” White後來以

統述歷屆美國總統選舉馳譽一時，對中國海峽兩岸的變遷，絕少再提。大陸「開放」之後，他也趕熱鬧去過兩次，眼見他的好友喬冠華晚境蒼涼，但在他自傳《追尋歷史》書中，並未見留下馬列主義在中國「行不通」的痕跡。

劍虹兄駐節華盛頓的期間，不用說我們碰面的機會較多。每逢雙十節或其他公私酬酢，有請必到。記得他上任不久，招待國內來的某一團體，沈大使以幽默口吻自稱是「雙橡園的房客」，大有天地一逆旅的意味。遺憾的是那些年頭我沒法為他效勞，也無力替他分憂，尤其因為我退休後去了香港一個時期。他怎樣忍辱負重，支撐殘局，而以百折不撓的精神對付駐在國的當局，打通國會議員的管道，深入民間維持傳統的友誼……這些我們都可想而知。但其中實際的艱難困苦，和以他為首怎樣去衝刺一個弱國「無中生有」的外交，卻是等到讀了他的臨別贈言，《使美八年紀要》一書，才獲得充分的瞭解。

也許美國政府跟中共建交是迫不得已，勢所必然。但是我們不能不佩服沈大使有魄力用這種資訊公開的方式，使真相大白。他在那部回憶錄「前言」裡說，他倒不大在乎美國官員（指尼克遜、卡特，下至季辛吉、布里辛斯基等輩）對他這樣做有什麼敏感……since they are good at dishing it out to others, they ought to be equally good at taking it. 中文

版作：「既然他們一向擅於評論他人，他們無疑也同樣地會接受別人對他們的評論。」這句話四平八穩、中規中矩，稱得上是正確、標準的翻譯。不過劍虹兄的原文用的是美國讀者一看就懂、而且心領神會的兩個有力的俚語——*dishing it out*和*taking it*。假若中文不須太拘謹的話，我們可以自由自在這樣意譯：「既然他們很會捅別人，別人回敬他們一下，想他們也應該吃得消。」換句話說，就是「以其道還治其人」的意思。

我同意我們老上司曾虛白先生指出的，劍虹兄一度辭職大使未遂，在任期後半的四年中，飽受對方「冷藏擱置」的苛刻待遇；可是他仍然堅守崗位，奮鬥到底，同時延緩狂瀾，在各方面不利的情況下，終於爭取到時間，讓中華民國鞏固了國際上的經濟地位，為中美間的實質關係建立了基礎，達成「火線上一員尖兵」的任務。

現在，這本《半生憂患》書中的各篇，是劍虹兄在「無官一身輕」的心情下寫成的。我也應該用一個愉快的記憶，做本文的總結。他和惟儀嫂卸下重擔之後，我們之間的往來似乎反而增多一些：不是他們來美開會、探親，就是我們去港台訪友。有一次他們伉儷偕同二女公子、女婿，和小外孫女，即興來到佛州逛「狄斯耐世界」。我們正好也在南部的「鼠咀灘」，於是約好在那個遊戲人間的場合一聚。大夥兒結伴瀏覽「米老鼠」的遊行隊伍，

天空中洋溢著擴音器傳來輕鬆悅耳的兒童歌曲。「吉米」（劍虹兄英文小名）不自覺地跟著哼了幾句：「這是個小世界……這是個小世界……這是個小、小、小世界！」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但願在這個小世界上，我們半個多世紀前分別開始所走的路，再多幾次交叉。

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於馬利蘭

作者的話

時光易過，轉瞬我已八十了，回憶十年前，中美斷交我黯然返國，在民意代表及輿論界交相指責之下，滿腹挫折感和委屈感，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精神，鼓不起興趣，如此者數月之久，身心才稍稍平復了些，最後決定撰寫回憶錄把中美關係惡化的經過作一書面交代，〈使美八年紀要〉中英文版出版後，內心覺得舒服了許多。

這本定名為《半生憂患》的小書，一共收集了廿七篇短文，這都是我在最近幾年內陸續寫的，主要目的在追溯我的前半生——早年求學的過程、做事的經歷，直至參加抗戰、大陸淪陷、香港謀生——加以補述，與回憶錄第二章「從重服公職說起」銜接起來，使讀者們對我的一生能有一較為完整的了解，是否有此必要，不得而知，但至少這是我的願望。

回顧我的前半生，直至一九五六年來台歸隊，似乎都在為日後追隨先總統 蔣公做準備工作，是年夏來台度假，〈蘇俄在中國〉一書正在覓人英譯，因此一機緣而得親聆教誨，深感知遇，當時決心將我的下半生奉獻給國家，替國家領袖服務，這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自歸隊以來，經過情形——總統府秘書三年、外交部情報司二年、新聞局五年、駐澳大使二年、外交部次長三年、最後駐美大使八年，共計廿年已詳回憶錄，在此不贅。

退休之後亦即最近十年中，熟人朋友中老成凋謝變遷甚多，因而寫了若干篇悼念性的文章，這次亦一併收在〈半生憂患〉內，嚴格的講，與書名並不合適，因為這些變遷都發生在最近的幾年之中，希望讀者們能原諒。

總計廿七篇短文中除了〈我的前半生〉一文曾在〈聯合月刊〉發表過，另外關於燕京大學與司徒教務長的兩篇曾在〈中外雜誌〉登載過之外，其餘廿二篇，都在〈傳記文學〉披露過，承蒙以上三本刊物主持人惠予同意我將它們收在這本小書內，我在此向他們表示由衷的謝意。

最後承我的同學好友名散文家翻譯家高克毅（喬志高）先生為此小書作序，尤為感激特此誌謝。

目次

半個多世紀的交往——代序·····	(一)
作者的話·····	(三)
我的前半生·····	一
「六三」憶光華並回顧我中學的歷程·····	六
飲水思源念滬江·····	五
憶燕大與司徒校務長·····	四
《司徒雷登日記》讀後記·····	四
漫談國人自辦的英文報·····	七
話說中央社英文部早期人物·····	六